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泣紅亭 第十八回 紅心友志題紅葉句 多餘人論證多餘時

林深落葉聚蓬鬆，信步猶疑步煙濛。 枯竹怯凍鴻雁落，冷雲釀雪漫長空。

原來，斷橋的於和在這裡設宴請璞玉等人。坐北朝南的是璞玉、憲章二人，左邊穿紫紅衣服的是施凌雲，右邊穿灰衣裳的是於和。那時他們都喝得酒酣耳熱，一時發怒要打架話他們的人，底下人不分青紅皂白的就要大打出手。

劉功看了這個情形，連忙大喝道：「瞎了眼的奴才！快住手！」那些底下人嚇得都順窗戶溜跑了。

璞玉的侍從們有的過去跟著金夫人去過浙江，認得金公子，定睛一看叫道：「大爺不能打，那是浙江的金公子！」這時劉功也認出璞玉來，忙過來請安。

那時，金公子還貓著腰笑著說：「今天我算開眼了。」劉功叫他快見璞玉。二人不禁大喜，喜笑不盡。於和忙收拾桌上的酒席，再上了菜，眾人也都進屋坐下。

璞玉給了賞錢，施凌雲把歌女們打發走了。

那天璞玉、金鍾二人各說各家的事兒。璞玉邀金鍾一道進城。金鍾推辭說：「小弟先將瑞姑娘送到梅峪，叫她去看兩位姐姐，等那兒的事完了以後，再去拜見姑父姑母，絕不誤事。」璞玉知道他有事兒，無奈放他走了。

施凌雲心裡佩服他們不愧為公侯之後，真叫親熱。他向璞玉辭別，要求憲章同他一塊兒去。施凌雲求璞玉請李憲章到他家裡講幾天書，璞玉依了。只有於和留在這裡算酒賬，眾人道謝辭去。

金鍾、劉功一行去梅峪，憲章、凌雲一行去孤山，暫且不提。

只說璞玉辭別眾人，把車輛先打發走了，自己騎馬，帶領一個侍童，沿著堤下一條柳蔭路，觀看湖上的畫舫水榭。在青山綠水中，聽鶯歌，看荷花。過了西冷橋，到了葛嶺山口，看見對面走過來一個人。

那人身穿葛布僧袍，騎著白馬。瑤琴忙道：「這就是天竺寺的月江和尚。」那人已到近前，二人還沒說話就像三生石前的二人重見了面似的。眉宇之間透著有緣的和氣，下馬施禮相見。

璞玉大喜道：「久聞尊名，無緣見面，今日幸會，真是天賜之緣，不知到何處一敘傾慕？」

那月江和尚早已聽說璞玉之名，今日見了他，從相貌也就認出來了，忙笑道：「這也是緣分，但野外不便久談，如何是好？」

璞玉笑道：「枉駕寒舍一敘如何？」

月江道：「貧僧不入侯門久矣。貴公子如蒙不棄，光臨寒寺茅舍，當烹茶以待。」說了一陣子便分道揚鑣。

臨別時璞玉問道：「法師今日去往何處？」

月江用馬鞭指著那邊雲霧朦朧的青山道：「閒暇無事，今天想去南屏山拜望高禪師。」說完便策馬而去了。

璞玉縱馬急馳，今天無意中遇見了兩個稀客，心裡特別高興。進了城，來到府門前，一看滿是車馬。一問，說是嫁到揚州的二姑娘和姑爺」一起來探親。璞玉更加高興，忙下馬照直進入內院。

原來，熙清跟她丈夫蘇令安商議：因她公公知府的任職快要期滿，正想在回北京之前到杭州探親。

璞玉來到堂屋，賁侯、金夫人在大炕上對面坐著，熙清坐在當中間兒，正在說笑。蘇令安在地下椅子上打斜兒坐著。地下站滿了花團錦簇的婦女和姑娘。

熙清看璞玉進來，忙起身要下炕。璞玉忙上前在炕邊上拉住手，施個半禮，又回身同蘇令安握手拜會。

賁侯問道：「你整天不在書房，老是出去上哪兒去了？」

璞玉忙回話：「有一個朋友約我到湖上看荷花，不便推辭，同李師兄去的。」賁侯沉下臉，只是當著新來的客人的面，沒有過多地責備。瞪了他一會兒道：「此地是容易鬧亂子的地方，年青人不懂事，容易敗壞家教。今後無論有什麼要緊的事兒，不報告我不准出去。」璞玉忙跪下遵命。

賁侯又和蘇令安說他父親的事。金夫人看姑娘熙清肉都耷拉下來了，比以前胖了不少，又看她談笑風生，知道她沒有吃苦，心裡很高興。熙清的侍女鶯歌、子規也過來給璞玉請安。賁侯又轉過身子問話，熙清把揚州的人情風俗、土產，一一告訴。蘇令安起身回館舍，璞玉陪同出來。

次日，龔高從蘇州回來，見賁侯稟報：「浙江的舅太爺，對咱們說的事都應允了。蘇州的姑太太看了八月初八日是上好的吉日，很高興。奴才認為，這裡還有接親的事，並且在八月份內還沒有這樣上等的吉日。把連接帶娶的兩樁事合併在一齊辦也有困難。因此我和杜敬忠商量，七月末從這兒派人去，將姑太太娘倆兒先請到這兒，住在別院。到大喜的日子，三個新人同時拜堂，不僅對事有利，對誰也方便。杜敬忠稟告了姑太太，姑太太起初有點為難，經奴才再三央求，才同意了。姑太太說，到那時候將一切準備妥當，只等這兒去人接。」

賁侯欣然點頭，將衙門東側的另一個跨院——桂香院打掃乾淨，準備接待蘇州姻親。將逸園的友竹山房修繕一新，準備作璞玉的新房。

不到兩天，金鍾在戴新林家見過了兩個姐姐，安頓了瑞紅，切事情辦好以後，來到杭州城裡見姑母。金夫人見了娘家姪子非常高興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高珍、馬柱等領來各種工匠，將桂香院、友竹山房二處的房屋、院落，根據情況修繕一新。從此賁璞玉在內同熙清、福壽等說笑玩耍，在外陪同金公子、蘇令安等，或者射箭，或者行酒令，熱鬧非常。府內各處擠滿了工匠，院內各處為今秋喜事準備各種東西，更加熱鬧起來。

幾天以後，金公子要回原籍。金夫人再三叮囑：八月辦喜事必定來，金公子「喳喳」地滿口答應，同劉功返回浙江。

蘇令安要同熙清回去。賁侯留住熙清說，等喜事辦完了之後從這裡送去。蘇令安無奈辭別，回轉揚州不提。

忙活的日子過得真快，轉眼之間炎夏將過，涼秋就到了。

一天璞玉閒著沒事兒，正坐在曉窓山堂看古書，忽見牆上的《三生圖》，想起月江禪師，正想去拜訪。古畫手裡拿著一張紙進來呈上。璞玉接過來問道：「這是誰給的？」古畫道：「有個公差去西湖，路過天竺寺，看見一個認識的和尚，他說：『這裡天竺寺和尚月江給賁公子的，麻煩你給帶去。』公差知道是閒事兒，就帶來了。」

璞玉高興地拆開一看，不是稟報，也不是信，原來是一首五絕。其詩云：

碧空明秋色，當亦感知音。

曉風吹枯葉，孤僧獨坐聽。

這首詩觸動了璞玉的詩興。那時施凌雲回原籍應試，璞玉正在愁悶，那天賁侯也去總督衙門辦辦公務，趁此機會領了兩個書童，也沒有換衣服，徒步走出花園。到了門口一看，管家們召集了不少公差，備了不少轎子，看情況是到江邊接人。

原來黃明等奉賁侯之命，到蘇州去接賁夫人母女，這兩天就要來了，所以管家提前準備，等來了消息就去迎接。

璞玉知道，賁夫人這次來為的是送姑娘，自己去迎接和見面都不方便，並且也不知道她們究竟什麼時候到，於是照直出了西門，奔西湖堤上走來。

那年是閏七月，很早就立了秋，城裡頭感覺不太明顯，湖堤的草色卻早有變化了。

正是：

疏林葉間聆秋訊，煙雨樓上傳笛聲。

璞玉傍花隨柳，走了一段路程，到了下天竺附近，叫瑤琴在前面引路，過了幾個人家，到了一家門前，瑤琴說就是這兒。

兩扇不起眼的門關著，裡面靜悄悄的沒有動靜。書童把門輕輕地敲了幾下，忽聽見哈巴狗吠聲，出來一個小童開門，看了璞玉，好像有點兒面熟，笑臉相讓。又進了「一個小門，朝南的三間茅舍，兩旁的竹籬上種了不少花草。小童掀起竹簾，進屋是兩明一暗，西間是佛堂，屋內雖是竹椅紙屏，瓷鼎砂壺，但格外素雅清淨，比世俗的金玉器皿高雅十倍。北牆上的芙蓉圖兩旁寫的是：慧鏡雖圓情印正，智棋稱巧法規嚴。

西牆上掛著用小塊烏金墨玉似的滑石縷刻套成的正楷，寫的是仙人隱士的四段韻文。兩邊掛著唐一褚遂良寫的一副對聯：

貫奇通妙量慧智，摒文返樸奇爭心。

璞玉正沉湎於欣賞房舍的明淨幽雅，月江快步迎出，二人握手相見。因三生石的前緣，相互敬重，暫且不提。

璞玉見他慧心清雅，風度如春風和氣，心裡更加敬佩。飲茶閒談，越談越融洽，真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。

二人談說，心悅誠服，又喝了幾杯茶。飯後一同外出散步，順著西湖雙峰山梁遠眺，霜林紅染，象是絕美的紅霞，迤邐鋪散開來。月江指著霜林道：「光陰荏苒，景物變異，世俗之人視而不見。久聞貴公擅長詩歌。今日知己相逢，何不以良辰美景為題，賦詩一首？」璞玉道：「豈敢藏拙，只恐有辱尊聽。」

正在說著，書童取來文具等物，璞玉鋪紙構思，月江笑道：

「聽說貴公小時作《白雲》詩，揮筆成章，現在寫《紅葉》詩，何以遲遲不落筆？」璞玉笑道：「這並不完全因為文章有長短，大概小時候猶如旭日東升，光芒四射。人近中年，則明鏡上落了塵埃，比起以先就有些渾濁不清了。」說完又細緻地推敲一番，寫出一首。月江拿過來一看是：

秋風報寒訊，長林雨落紅。

月江道：「『雨』字雖可雪雨同用，但這詩寫的是葉，似不如改為『雪』字更確。」說完往下看：

何當四月景，盡綻三秋濃。

梳妝顛花貌，抹脂悅誰容？飽經風霜苦，粉頰愁幾重。

月江連連點頭稱贊，二人從此結了金石之交。

那日飲茶談心，心情暢快，依依惜別。

次日果然傳來賁夫人即將來到的消息，杜敬忠先到住所鋪設毯褥。賁侯叫璞玉親自去迎接，並說：「到了大喜的日子須去梅峪接親，不能兩處迎親，今天去迎接就完成了親迎之禮。」璞玉領命，換了衣服，領了隨從，騎馬出門到了江邊。這時賁夫人已經下船坐上了轎子。

璞玉下馬跪拜，賁夫人見璞玉親迎，非常高興。璞玉回答了賁夫人的問話，騎馬走在前頭，因今天這個日子，不便去後車見盛粹芳。這時一群車馬直向杭州北門而來。

賁府門上雖然張燈結綵，只因今天不是正日子，沒有奏樂。龔高、杜敬忠等迎出門來，招呼著將賁夫人的轎子抬進二門之內，盛粹芳的轎子則照直抬進桂香齋。

賁夫人見著兄嫂悲喜交集。熙清也上前拜見，賁夫人拉住她的手喜笑言歡。賁侯兄妹在處吃飯，敘談小時候的往事。賁侯忽然問道：「外甥孟瑞怎麼沒有領來？」賁夫人道：「正在學房讀書，恐怕耽誤了功課，再說他年紀還小，領來也沒事幹。」正在說話，金夫人已將桂香齋的行裝物件兒整理安頓妥當，走了進來。

賁夫人起身禮讓。金夫人忙笑道：「姑太太怎麼越老越多禮了，過去可不是這樣兒。」

賁夫人笑道：「過去我當妹妹的有點對不住嫂子，也不大要緊。現在成了親家，把閨女交到您的手裡了，不勤拍著點怎麼行呀？」這時不僅眾人大笑，連賁侯也笑了。

宴席散了，晚上賁夫人去桂香齋住宿。從此離大喜的日子越來越近了。到了八月初，賁府的管家們忙得不亦樂乎，有的叫工匠糊房子，有的寫喜聯，有的準備宴席，有的編寫劇本，一樁樁，一件件該忙活的事兒，全府上下都在忙著。

裡院的婆子們、姑娘們各人忙著各人的針線活兒，各自準備各自穿戴的東西。有的通宵達旦，廢寢忘食。金夫人的丫頭三妥一看，五福準備的是紅貢綢碎花夾襖，上翠綠緞繡花坎肩，紅綠相配，特別顯眼漂亮。想起自己穿的蓮花紫薇緞蘋果綠長袍，雖說是嶄新的，但上邊沒有單的坎肩。猛地想起福壽姑娘有一件古繡大紅綉呢短坎肩。那年在熙姑娘婚禮宴會上只穿過一次，以後再也沒看她穿過，想來定是簇新的。要是把它借過來穿上幾天，自己的綠旗袍可就顯眼漂亮了，跟五福在一塊兒也不致於讓人比下去。因平素和福壽挺親近，好說話，就到西廂房去找她。正好福壽不在家，只有璞玉一人在裡屋背著臉兒站著，整理他那年從舊墳裡頭找到的琴默的畫像和詩義。璞玉看見三妥，問她有什麼事兒？三妥說沒什麼事兒。到了外間，小丫頭靈玉抬了抬下頰，暗示她福壽到那邊去了。三妥又忙來到東耳房裡，熙清、福壽、玉清三個人正在那兒坐著說笑。三妥一見玉清沒敢出聲。玉清轉過身來問道：

「你不在太太跟前，到這裡幹嘛？」三妥沒辦法，說了實話。玉清啐著說：「呸！看你這小狗崽子！針線活你不學，學打扮你可想得全。不用動福姑娘的，我有個紅坎肩，到那時候給你穿。你快上太太跟前。沒准兒叫人了。」三妥高興地跑了。

福壽道：「大喜的日子愈來愈近了。近些日子我們還沒去看盛粹芳姑娘呢。住在一個院裡，那麼親近的姑娘，還得等到新婚那天才見面不成？」

玉清笑道：「我聽婆子們說她開了臉以後，比以先更漂亮了，這兩天之內她怎麼能來這兒？」

熙清笑道：「她不能來，咱們還不能去看看？她要是怕羞忸捏，我可以挑嫂子的禮兒，說幾句笑話臊她。」說完三人一起帶著鶯歌、子規從東耳房出來，進了角門往東拐，繞過裡廚房的後面，進了夾道往南走，從桂香齋院子的後門進去。

原來這桂香齋是三間正房，一明兩暗，熙清等進了中間堂屋，東間撩下了竹簾，賁夫人正睡午覺。西間屋掛著軟煙羅的簾子，盛粹芳正在那兒坐著。

鶯歌從西間屋出來看見熙清她們，忙笑著打簾子。看來盛粹芳沒擦胭脂粉，將頭髮縮在一邊，上面插著桂花，身穿紗衫，手裡拿著長煙袋竿，臉上帶著怕羞難為情的樣子，坐在那兒。

看見熙清進來，忙忙索索地起身行禮，一見面以後，都讓了坐兒。

熙清笑道：「自從姐姐來了以後，好幾次想過來看看。家裡忙著辦娶新媳婦的事兒，忙得抽不出空兒。」

福壽道：「跟姑娘分手好幾年了，沒料想在這兒見面了，這誰想得到呀！」

玉清道：「姑娘的全面玉體，這些年來更俊俏了。我們太太看了多高興。」粹芳雖然大方，但畢竟臉皮有點薄，聽了這些話只是微笑點頭，一句話也沒說。

熙清笑道：「姐姐往常是健談善論的好口才，今天姐妹們才見面，怎麼連一句話也不說呢？」

盛粹芳也笑著說：「這叫相逢俱在不言中吧。」

福壽道：「今年天涼得早，往年不是這樣，不知道是什麼緣故。」

玉清道：「大概是閏月的關係吧。」

熙清道：「不知道為什麼有的年有閏月？很奇怪，我到現在還鬧不清。小時候和琴姐姐在一起，幾次想要問，都忘了。」

福壽道：「這位外甥小姐的學問不次於琴姑娘，今天正好請教。」

正在說話，子規給每人倒了一杯茶。

熙清一再地問，粹芳笑道：「我小時候，聽我父親說，日月之餘數積累而成閏月。《書經》曰：以閏月定四時成歲。每三百六十五天零三個時辰，太陽轉天一周為一年。二十九天零五個時辰，日月運行相合而成一個月。一個月內有二合六度。三十天之外有五個時辰零二刻。一個月前半部稱合，合不超過望，後半部稱分，分不超過晦。過望和晦則成為閏月。大約十二個月內六個大月，六個月小月，共三百五十四日。這是轉周天之度。餘出的十一日積成三十二日，共餘出二十九日，所以就多出個月來。這樣五年又餘出一個月。十九年出七個閏月。每月之餘日積而成閏月，以閏月定時成歲就是這個意思。如此運轉，四季之序就調和配合了。」

熙清點頭笑道：「今年有閏月，喜事往後推遲了不少天。嫂子定是看著大喜日子太慢了，心裡又愁又急，思來想去才對閏月的事兒研究得這麼深刻、清楚。」說得福壽、玉清都笑了。

盛粹芳臉羞得通紅，往後挪著坐下笑道：「熙清姑娘小時可是個好人。嫁到揚州以後，可能是水土的關係吧，變成一個說怪話的能手了。」正在開玩笑，金夫人那裡五福來了說：叫二格格。眾人才辭別了粹芳出去。

且說戴新民對兩個收養的閏女沒有辦法，只好都給了璞玉。正在準備嫁妝。程夫人道：「跟小閏女來的有畫眉，這還好說，跟大閏女陪嫁的就是後來的瑞紅？」

戴新民歎了口氣道：「先來的，後到的，都是他的人。無緣不相逢，從我們這兒添幾個小丫頭跟過去，也算我們作父母的心意吧！」程夫人高興地照這話辦了。

次日，浙江的金公子、劉功跟著娜、顧兩位夫人一同來到。兩位夫人進入賁府住下。

金公子來到梅峪。戴新民自己不能親送，請全布政司和金公子一同送親。

初八日早晨辰時二刻，璞玉穿戴禮服，向父母跪拜行禮，帶著花轎、樂班去梅峪。國老府前張燈懸彩，家人都穿了喜慶衣服出來迎接。

璞玉下馬進入府內，向戴新民夫婦磕頭行禮。那老夫婦二位都穿戴著官銜品級的禮服和佩飾。兩個姑娘讓人扶著出來，同璞玉並立拜天地。

那時因兩個新人的頭上都有紅蓋頭，璞玉不能看到她們的臉，只見瑞紅、畫眉兩個各自攙扶著自己的小姐，不禁喜形於色。畫眉還是咬著嘴唇，目光滑溜地掃看著璞玉。盧香菲想起戴新民夫婦的恩情，止不住地落淚。上轎以後，琴默才哭出聲來。樂聲齊奏，璞玉騎馬在前面走，後面跟著兩頂花轎。程夫人、全布政、金公子等人的車馬，在後面絡繹不絕地擺出有一里多地。進城門時，車馬擁擠著，大街上看熱鬧的男女老少成千上萬，一堆堆的人把道路擠得水洩不通。到賁府大門前，迎接的鑼鼓喧天，細樂齊奏。璞玉到了二門下了馬，大廳之上早已坐滿了賀喜的客人。梅知府、蘇令安等人帶頭向前迎接，全布政、金公子等進入大廳就坐。

喜事說不盡，且看下一回。